

世界奇书文库



癌病房  
(上)

SHIJIEWENXUE  
MINGZHU

#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 癌病房

(上)

〔俄〕索尔仁尼琴 著

王 印 译



## 第一部

### 第一章 根本不是癌症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按号码来排的话，癌症楼就是十三号楼。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什么迷信思想。可当他的眼睛触碰到住院许可证上的“十三号楼”字样的时候，心毕竟陡然往下一沉。为什么不把其他科如假肢科或肠道科编为十三号呢？他们太不体贴病人的心情了！这样做无疑使病人本已沉重的心更加沉重了。

但是，目前整个共和国，只有这家医院能够治好他的病，因此，除了这个地方他也无处可去。

“可我又不是生癌，您说是不是，大夫？我不是生癌吧？”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满怀希望问道，同时用手轻轻地摸了摸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那玩意儿长得很快简直一天比一天大，不过还没有冲破洁白完好的皮肤。

“不是，当然不是，”女医生董佐娃边用粗大醒目的字体在病史上写了一页又一页，边对他说些安慰的话，尽管这样的话已经被重复了十来遍了。她写字时必须戴上副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再把它摘下。她年纪已经不老，面色也不好，给人很疲倦的印象。这还是几天以前门诊时的情形。病人一旦被告知要到癌症楼，也许只是去就门诊，就已经心惊胆战得夜里难以入眠了。可是董佐娃一下子就要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住院，而且催促他愈快愈好。

这病在短短两星期内简直就是雪崩似的来到一个原本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人身上，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出人意料。但是还有一件事使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更加苦恼，其程度不下于疾病本身，那就是：



他只能作为一名普通病员住进医院。治病不享受特殊待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为了这件事，曾打电话给盛佳平，给叶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乌尔马斯马斯巴耶夫，试图找到这所医院的专家，并要求找一个小房间布置一下暂时充当特别病房。可是，这里实在人太多，挤得厉害，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最后只是通过整个医疗中心总院长的门路，才答应给予唯一的一点特殊待遇，算是对他的照顾：免去自己排队等床位、进公共浴室洗澡更衣这套繁琐手续。

这时，尤拉开着他们家那辆淡蓝色的“莫斯科人”牌轿车，把父母亲送到医院。车一直开到十三号楼的台阶前。

在那毫无遮蔽的水泥台阶上站着两个身穿很不整洁的绒布晨袍的女人，由于天气相当冷她们只好双手抱肩，缩紧脖子。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自从看到那两件不干不净的晨袍开始，就已经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厌烦：台阶面上的水泥被蹭得露出了砖头；门上的把儿给病人抓得失去了光泽而锈迹斑驳；候诊室里也破烂不堪，地板上的漆早就剥落，橄榄色嵌壁板高高地却看上去脏得让无法忍受，板条钉就的大长凳根本不够坐，太多的人们只好不管不顾地干脆坐在地上；远道而来的病人很多，有穿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系着白色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一片暗色中显眼的紫色或红红绿绿的是年轻些的女人的头巾，人们脚上穿的都是皮靴或橡胶套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解开衣襟的大氅拖到地上，全身瘦得可怕，只有肚子却鼓得老高，他不停地在叫疼。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被这个小伙子的号叫弄得心烦意躁，好像小伙子是在叫嚷他的痛楚，而不是在诉说小伙子自己的痛楚。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对此情此景脸上顿时失去血色，连嘴唇都变白了。他停下来悄悄地对妻子说：

“卡芭！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不然我会死在这里的。”

担心的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紧紧抓住丈夫的手不放，说：

“巴申卡！你要咱们回哪儿去？……以后可该怎么办？”

“再试试看，或许还能跟莫斯科方面疏通成功……”



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把脸转向丈夫，本已很宽阔的脸由于衬着一头浓密的古铜色短发而越发显得宽，着急地说：

“巴申卡！也许再过两个星期莫斯科方面还没法疏通。我们不能光等着，那个东西每天都在长呢！”

妻子牢牢地扼住他的手腕子想以此壮他的胆给丈夫增添力量。在社会上和公务方面，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有自己坚定不移的主见，因而觉得在家庭事务中依靠妻子心里就分外踏实、愉快。因为她总能对重大的事情，作出迅速而正确地决断。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全  
书

可是长凳上的小伙子还是在那里折腾个没完，一个劲儿地号叫着！

“没准医生能同意出诊……咱们自己掏钱……”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话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心里也觉得没有把握。

“巴西克！”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的妻子还得继续劝说丈夫留下来。“你也知道，掏几个钱请医生出诊不费什么事儿，这也是我自己一向最积极主张的。可是咱们已经打听清楚：这里的医生不收钱，不出诊。而且看病要用仪器设备。办不到……”

其实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心中也明知那样是不可能办到的。

肿瘤医院的院长已告知他们，下午两点由护士长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这时只有一个病人拄着拐棍正从楼梯上下来，没有护士长的影子，而且楼梯底下她的一间小室也锁着。

“跟谁提前约好都没有用！”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不由得发火了，“这些人拿了工资是干什么的？”

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在写着“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里走向前去，肩上却仍然裹着用两张玄狐皮做就的特别大的一条领子。

剩下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仍呆在穿堂里。他把头稍微侧向右边，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下颌和锁骨之间的肿瘤。他觉得：从刚才他在家对镜围上围脖时看的最后一眼到现在，才半小时内肿瘤好象又大了许多。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虚软，想要坐下。可是长凳看来脏得够呛，而且还坐着一个系着头巾、脚旁放着一只油兮兮的口袋



的娘们儿，让她给腾出位子来还得开口要求她挪动一下她的身子。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嗅觉特别灵敏，他好象老远就闻到了那只口袋发出的臭味。唉，看来我们的居民是难以学会出门时带着整洁的手提箱。不过，现在长了这个肿瘤已无心思想这些了。

小伙子痛楚的叫喊声、眼睛所见脏兮兮的景象、鼻子所闻难闻的味道——这一切一切已经把卢萨诺夫折磨得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快要崩溃了。只得轻轻往后靠在墙上一处凸出的地方。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乡下人，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升上面贴有标签的玻璃罐，里边几乎盛满黄色的液体。他非但不遮盖起罐子，相反很过份地高高举着，好像排队买来的一杯啤酒让他引以为荣、沾沾自喜。乡下人走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前停住了，差点儿没有把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看来是打算向他问讯；但一看到他头上的海狗皮帽，又转身向前，去问拄拐棍的那个病人：

“劳驾，这该往哪儿送，哪？”

断腿的病人一言不发，只是指了指化验室的门。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顿时觉得恶心想吐。

一个穿白罩衫、头上什么也没戴的护士打开外面的门走了进来，她样子实在不俊，脸太长。她一下子就注意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并猜出是谁，所以径直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气喘吁吁地说，可能是太匆忙之故，脸红得同搽了口红的嘴唇差不多。“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刚才有一批药送到，我在签收。”

已厌烦不堪的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来想用尖酸刻薄的话回敬她一下，但想了想忍住了，什么也没说。等待总算有了结果，他已经够高兴的了。尤拉拿着一袋子食品和一只手提箱走过来，跟刚才开车时一样只穿一套西服，不戴帽子；神态自若，一绺绺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护士长叫道，并且向楼梯底下她的小房间里走去。“我已经知道，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用穿医院的病人服，而是穿自己带来的睡衣。但是，有一点要清楚必须是新的，从未穿过，是不是？”



“刚刚才从商店里买来的。”

“必须得这样，不然的话必须经过消毒，懂吗？您就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开一间小扇胶合板的门，把灯打开，小屋里一下子亮了起来。斜顶的小屋挂了几幅彩色铅笔画，只是没有窗子。

尤拉默默地把箱子放到里边去以后退出来，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换上当作病服的睡衣。护士长正准备利用这段时间赶到别地儿去办事，急忙往门外走时却不想碰到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恰好回来正要进门。

“姑娘，您这样慌慌张张做什么？”

“我——我有点儿……”

“您叫什么名字？”

“米塔。”

“这名字真是奇怪。您难道不是俄罗斯人？”

“我是日耳曼人……”

“我们可是等您很久了。”

“请原谅。我正在那边签收……”

“听我说，米塔。我要你明白一件事，我丈夫叫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他可是个有贡献的、非常宝贵的干部。”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好，我记住。”

“您要弄清楚，他现在病得非常厉害，而且他一向是由别人照顾惯了的。可不可以派一名护士经常服侍他？”

米塔本来很焦虑的脸上现出更加心事重重的神色。她摇摇头说：

“我们这里白天三个护士负责护理六十个病人，手术病人除外。夜里两个人值班。”

“瞧，我早就知道！在这里即使人快要死了，也叫不到人来。”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对每一个病人都给予适当的照料。”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跟其他病人不一样。再说，你们的护士要换班。”

“是的，十二小时换一班。”



“这种大锅饭式的治疗真是太可怕了！……我宁可跟女儿轮流在这里侍候！我自己出钱雇一名特别看护总可以吧？不过我所说，这也不可能，是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何况病房里已经连一把椅子也放不下。”

“天哪，这病房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啊？还得去看看！那里有几张床？”

“九张。您应该庆幸，能一下子就住进病房已经很不错了。许多新来的因为没有床位只能躺在楼梯上、走廊里。”

“姑娘，我还是得提出请求，您熟悉这里的人，事情比较好办。您去找一个护士或女工友，跟她们说说，一定要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得到不一般的特别护理。”话音未落，她已经喀嚓一声打开一只黑色大提包，从里边取出三张五十卢布的钞票。

一直默不做声站在一旁的尤拉这时扭过脸去，这次那黯淡黄色的额发一丝儿都没有晃动。

米塔把两手背到身后。

“不，不！根本就沒这回事……”

“我又不是给您！”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不由分说把三张分开的钞票硬塞到她怀里。“按合法手续既然不行，那我付工资好啦！我只请您转达一下我的心意！”

“不不，”护士长吓得心都凉了。“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

小室门呀的一声响，大家闻声看去，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换好衣服走了出来。他身穿墨绿和茶褐双色的新睡衣，踩着暖和的毛皮镶边的拖鞋，几乎光秃秃的头上戴着一顶簇新的绣着深红色小花的小圆帽。现在，没有了皮领和围脖，他颈子一侧那个拳头大的肿瘤看起来格外明显，非常吓人。他的头微微偏向一边，因为已经无法居正并昂起来了。

父亲脱下的衣服被儿子全部放进手提箱。妻子把钱藏在包里，紧紧不安地望着丈夫，问道：

“你不会冻坏吧？……刚才忘记给你带一件厚的晨袍。我一定给



送来。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抽出来。“赶快把它缠在脖子上，免得着凉！”裹着玄狐皮领和皮裘的她臃肿得看起来比她丈夫之倍还要大。“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顿下来。把吃的、用的、穿的东西都放好，然后再看看、想想，另外还需要些什么。回头你下楼来告诉我，好让我晚上都给你送来。我现在就坐在这里等着。

她不愧为丈夫的忠实伴侣，总是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周到仔细，遇到这事儿也不显出一点儿慌乱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感激而又痛心地看着她，然后转向儿子。

“尤拉，这么说，你是要动身了？”

“傍晚坐火车走，爸爸，”尤拉走过来说。他对待父亲的态度是尊敬的，但是同以往一样毫无激情，眼看要与独自留在医院里的父亲告别了还是缺乏激情。尤拉对一切事情的反应都是如此不冷不热的。

“那就走吧，孩子。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办正经事。你一开始就得定准调子。决不能优柔寡断！要时刻牢记，你是法律的代表，而不是尤拉·卢萨诺夫，不是以私人身份行事，明白不？”

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此刻也难以找到更确切的言语。站在一旁的米塔等得非常着急，她还有事急等着办，真想走了。

“我跟妈妈一起在这儿等你，”尤拉微微一笑。“你先不忙告别，去了再来，爸爸。”

“您自己能走到吗？”米塔问。

“我的天，他连站也站不稳，难道您不能扶他到病床前吗？把袋子带去！”

像个孤儿似的，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可怜巴巴地望了望自己的家人，然后推开米塔过来准备搀扶他的手，牢牢地扶住栏杆，开始上楼。他的心还没有登高即已开始扑腾扑腾直跳。他一级一级地上，感觉就象被押上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象讲台一样用来在上面砍头的高台。

还没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走完第一段楼梯，护士长已经提着



他的一袋子食品跑上楼去向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喊了几句什么话，并且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下来冲出十三号楼去了。以此向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表示，她的丈夫将在这里得到多么无微不至的护理和关怀。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慢慢腾腾地爬上楼梯转弯处的一块平台；只有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才能看到这样又深又宽的平台。在楼梯中央的这块平台上，放着两张床，旁边也有小柜，不可思议地是竟然完全不妨碍交通。

卢萨诺夫尽力不去看他大势已去的面孔，掉过头去看上面接着慢吞吞地爬楼梯。但在第二段楼梯顶上他依然没有看到令人振奋的景象。那个名叫玛丽亚的护士站在那里等他，从她脸上既看不到笑意，也看不出问候的意思，而且脸黝黑得象一尊神像，身材又瘦又高，体态扁平象一个士兵立在那儿。这里共有好几扇门，凡是不致堵住门而妨碍进出的地方，都放着有病人躺着的床。在没有窗子的转角上，放着一张护士的小小写字桌和她的配药桌，有一盏老是开着的台灯把这里照得亮堂堂的。一口挂树安在旁边的墙上，上面的毛玻璃印着红十字标记。他们经过桌子，再经过一张病床后停下，玛丽亚伸出一只枯瘦的长胳膊向前一指，说：

“从窗子那边数第二张床。”

说完就急急忙忙走开——这是普通医院一大通病：从多不站一会，从不多聊几句。

就算病房的门经常敞开得大大的，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沉闷、潮湿的味儿，其中还掺杂着药品的气息，对于嗅觉灵敏的人来说相当难受，就象他一样。

床的一头靠墙横放，挤挤得排在一起，狭窄的通道只能容下一只小柜；房间中央的通道也仅只能让两个人擦肩而过。

一个穿淡红色条纹睡衣的矮壮病人正站在那条窄窄的通道中间。他的整个颈部都用纱布包扎得既厚且紧，一直高到几乎触及耳垂。纱布外面箍着一个白色套环，那个东西使他不能自如扭动直撅撅的脑袋。他一头棕色头发蓬蓬松松的。

别的病人在床上听着，这位病人用沙哑的嗓门讲什么故事。卢萨



诺夫进来时，那人整个身躯——包括僵硬地和它连在一起的头部——一齐转过去，用毫无同情的目光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说：

“怎么，又来了一位癌兄？”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回答这句冒失的问话，认为这没有必要。他知道现在全病房的人都在盯着他看，但他不想反过来打量他们，他对这些偶然与他同居一室的人不屑一顾，甚至不屑于跟他们打个招呼。他只是在空中摆一摆手，示意那位棕色头发的病人给他让开路。后者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过去后，又转过去整个身躯连同不能动弹的头部。

“喂，老兄，你生的是什么癌？”他问，声音十分含糊。

这时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已经走到了自己床前，听到他这样问，踉跄了一下，仿佛滑了一跤。他使劲儿忍着不让自己发作，但他的肩膀还是牵动了一下，最后他抬起来看了看那么无礼的家伙，傲慢地说：

“什么也不是。我生的根本不是癌。”

但棕色头发的病人听了此话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用大得足以让全室的人都听清楚的声音发表自己的看法：

“真是个傻瓜！要不是癌，难道会住到这里来？”



## 第二章 增添智慧不能靠读书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进入病房的第一天晚上，在不过几个小时里就已经感到毛骨悚然，害怕不已了。

他觉得自己是被一个突如其来、对谁也没有好处的坚硬肿瘤象钩子拖鱼一样拖到这个鬼地方来，简直莫名其妙！他就这样被扔到这块狭小、蹩脚的铁床上，垫子薄得可怜，弹簧叽叽嘎嘎直响！

从楼梯底下换好衣服，跟亲人告别，上楼走进这间病房这短短的过程预示着以前有条不紊、目的明确的生活从此与他断绝关系，那扇生活之门砰然关上，而这里展现给他的生活却是如此鄙陋，甚至比肿瘤本身更让人恐惧。再也无法选择赏心悦目的景物来看；要看，也能看那八个现在好象跟他平起平坐的身穿褪色、破旧且不合身的淡红色睡衣的病人，他们只是一群无知的可怜虫。再也无法选择悦耳动听的声音；要听，也只能听这些无非知识分子的无聊透顶的谈话，内容丝毫引不起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兴趣，而且也与他毫不相干。他很想喝令他们不要再嚷嚷，尤其是让那个棕色头皮、脖颈上缠着绷带、脑袋被牢牢夹住的讨厌家伙闭嘴，大家都不客气地一点儿没有尊敬之意地管那个家伙叫叶甫列姆，事实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可是叶甫列姆却不知怎么搞的无论如何也安定不下来。他既不开病房，又不乖乖躺在床上，非要在房间中央那条狭窄的通道里走来走去，心神不宁的。偶然他停下来，紧皱眉头，捧住脑袋，象是被打了一针那样歪扭着脸，呆会儿又接着继续来回走着。他就这样来回走了一阵后，突然停下来，偏偏是站在卢萨诺夫的床旁边，然后隔着床架子朝他探出整个不能弯曲的上身，把一张宽阔、阴郁的麻脸凑向他，用劝导的口气说：

“这下可完啦，教授。回不了家啦，明白吗？”

因为病房里特别暖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就穿着睡衣，戴



着小圆帽躺在被子上面。他推了推金边眼镜，以惯常的严厉眼神看着叶甫列姆，以其擅长的严厉语气，答道：

“同志，我不明白您到底要我怎么样？您为什么要这样吓唬我？我又没有问过您什么？”

叶甫列姆只是从鼻子里嗤了一声，但是恶狠狠的。没准把鼻涕溅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睡衣或被子上去了。说：

“你问也好，不问也罢，反正能呆死在这儿。眼镜可以送回去。还有新睡衣。”

说完这番很不礼貌的话之后，他挺起直挺挺的身子，重新又开始在通道里走来走去，简直是有鬼附身上了！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对此当然可以毫不客气地当面讽刺他一顿，不过那样做的话会显示出他缺乏一向具有的坚韧的意志力，况且这个缠着绷带的混蛋的此番话已经使他沮丧得没有还手之心与还手之力了。目前他需要的是有人支持，可是人家却把他往坑里推。短短几个小时，卢萨诺夫就似乎失去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全部地位、成绩及对未来的梦想，只剩下堆热乎乎的白净肉体——一堆七十公斤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肉体。

或许叶甫列姆发觉了他写在脸上的忧思，因为叶甫列姆在继续的往返巡行中再次停在他对面的时候，没再用开导的口气而是换了一种类似谋求和解的口吻说：

“就算能回家，也住不长久。以后还得到这儿来。螯虾对人很有感情。它会对它所钳住的任何人都至死不渝。（“螯虾”和“癌”在俄文里是同音词——译者，注）

叶甫列姆见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精力反驳，于是又继续走。房间里似乎没有人能制止他。大家都嗒然若丧地躺着，有几个不象俄罗斯人。因为有火炉架往外突出，靠另一面墙，只放四张床。叶甫列姆的床就是隔着通道与卢萨诺夫脚对脚的一张，其余三张床上的病人都还很年轻：火炉近旁是个皮肤浅黑、傻里傻气的小伙子；另一个走路拄一根拐棍的是位年轻的乌兹别克人；靠窗一个瘦得象条蠕虫的青年，面色蜡黄，老是蜷缩在自己床上呻吟。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



这一排，左边躺着两个少数民族病人；门口是个长得相当高大的剪平头的俄罗斯少年，正坐在那儿看本什么书；靠窗最后一张床上那个好象也是俄罗斯人，但你看见这样一位邻居不会感到愉快，因为他的嘴脸长得只能让人联想起强盗来。他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大概因为有一道从嘴角开始，沿着左颊下缘几乎伸到颈部的疤；可能由于不加梳理的黑头发朝着任何方向翘着；也可能是表情凶横粗暴的缘故。那强盗同那个俄罗斯少年一样也倾向于吸取文化——他快要把一本书读完了。

天花板下两盏电灯已经点亮。窗外已天黑了。病人们在等待开晚饭。

“楼下有一个老头儿，”叶甫列姆还在不停地唠叨，“明天要动手术。还在四二年，他已经被切除一只小螯虾；当时医生对他讲：‘没关系，放心过好日子吧。’懂吗？叶甫列姆说话的样子看起来劲头十足，可是声音听上去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好象躺在手术台上的人不是那个老头儿而是他自己。“十三年过去了，他把这个医院也给忘了。这老头儿是个浪荡鬼。照样喝伏特加，搞女人。可现在他那只螯虾长得那么大，”叶甫列姆甚至得意地咂咂嘴，“说不定不了手术台就直接推送到太平间。”

“得了，别老是作这些可怕的预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耐烦地甩手转过脸去。可他注意到他的声音不象惯常地那么威严，而是显得可怜巴巴。他简直不相信是自己在说话。

这番对话使大家都不再吭声了。不过，对面一排靠窗那个象绿虫一样的瘦弱青年老是翻来覆去的，真叫人心烦。他蜷着腿，把膝盖抵住胸口，却躺不是，坐不是地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种让自己舒服点儿的合适姿势，而且脑袋已经离开枕头放在床架子上了。他不停地低声哼哼，扭曲的面部表情和抽搐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他难以忍受的疼痛。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目光从那人身上移开，把脚伸进拖鞋，开始无所事事地察看自己床头的小柜，忽而把摆满食品的底柜的小门拉开，忽而又关上；或者忽而把放着梳洗用品和电剃刀的抽屉拉出来，忽而又推进去。



而叶甫列姆还在那里来回地走，两手合成一团放在胸前，间或突然打了一个寒颤，好像身体某个地方被针扎了一下一般，口中还嘟囔着什么，似乎是超度亡灵：

“反正咱们的事儿是糟定了……糟得不能再糟……”

忽然，“啪”地一声响起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背后，他想转过去看，却由于脖子的任何一次扭动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只能小心翼翼地慢慢转头过去。他看到原来是那个长着强盗相貌的邻居吸完文化——看完了书，在封面上拍了一下，然后用一双非知识分子的粗糙大手把书转来转去。烫金已暗淡无光的作者签名分别印在深蓝色封面和同一颜色的书脊上。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看不清楚那是谁的签名，又不愿意问这样一个家伙任何问题。他心中给这位邻居起了一个倒是挺贴切的外号：食骨者——啃骨头不害臊的无赖。

食骨者用一双忧郁的大眼睛瞪着那本书，毫无顾忌地向整个病房大声宣布：

“如果焦姆卡从橱里没有挑出这本书，很容易让人相信它是故意塞给我们看的。”

“焦姆卡怎么啦？什么书？”离门很近的床上的少年也在看书，忽然听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下意识接口问道。

“即使把全城搜遍，恐怕也找不到这样一本书。”食骨者看了看叶甫列姆那张略显紧张的脸，还有他扁而亮的后脑勺，因为不方便理而留了很长的头发粘在绷带上，然后向他建议道。“叶甫列姆！别嘟囔了。把这本书拿去读一下。”

叶甫列姆忽然停了下来，抬起一双模糊的眼睛看着对方，象公牛突然被挡住去路一样有些怒气冲冲。

“还读书干什么？大伙不久都得完蛋，读书还有什么用？”

食骨者的疤痕动了一下，他说：

“就是因为不久都得完蛋，所以我劝你赶紧读。拿去，拿去。”

说着，他就要把那本书递给叶甫列姆，不过叶甫列姆并没有想要读，因为他并没有跨前一步去接去而只是说：

“我不想读。太费劲。”



“难道你不认得字？”食骨者倒也不十分苦苦相劝。

“才不呢，我认得的字、懂得的事情可多哩。我在对我有用的方面可是个行家里手。”

食骨者在窗台上摸索了半天，终于摸出一枝铅笔，然后翻到书末尾有目录的一页，在某几篇旁边做上了记号。

“别害怕，”他喃喃地说，“这里只是些小故事。这几篇你试试看。你这样嘟嘟哝哝都要把人烦死了。拿去读吧。”

“我叶甫列姆什么也不怕！”他接过书连看也没看就往自己床上一扔。

全室性格最开朗的年轻的乌兹别克人阿赫马章拄着拐棍从门口走过来，事实上拐棍没有起什么作用，几乎不靠它帮忙。他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拿起匙子准备战斗！”

果然，炉旁那个皮肤浅黑的小伙子立刻活跃了起来：

“弟兄们，晚饭送来了！”

走进来一个穿白罩衫的女人，她把盘子托得高高的，都过了肩头。进了病房之后，她把盘子放下来端在前面，挨个儿走到一张张床位旁边。除了少年焦姆卡和骨骼宽阔的哈萨克人合用一只外其他人每个人都有了一只床头小柜。这时大家都起来搬盆子放在小柜上准备吃晚饭，只有靠窗那个翻来覆去疼痛难熬的小伙子还在床上躺着；那个哈萨克人的人中上鼓起一个惹眼的深褐色的痂，由于没有包扎起来，样子很难看。

这时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根本没有胃口吃东西，甚至自己家里带来的东西也不想吃。姑且不谈这个，单是这餐晚饭的样就使他痛切不已：看上去象胶皮似的麦黍方糕，浇着黄黄的果汁，还有那把不干净的、柄拧坏过不止一次的灰色铅匙。这样的晚饭只会使他更加厌烦，而且使他又一次悲切地想到：自己竟然沦落到这步田地，或许当初他同意进这家医院就已经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

这时，大家都开始吃晚饭了，只有那个小伙子仍在呻吟。另外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拿起饭盆，而是用指甲敲敲盆子的边缘，看



0385129

癌 病 历

· 15 ·

着大家在想把它给谁好。大家不是侧着就是背着身子坐着，只有近门那个小伙子正好看见他在犹疑不决。

“你叫什么名字？”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问。他的声音不大，料想对方应该自己听到。

匙子叮当作声，但小伙子还是明白是在对他说话，所以挺利索地回答道：

“普罗什卡……也就是……普罗科菲·谢苗内奇。”

“把它拿去。”

“那好吧，可以……”普罗什卡走过来不客气地把盆子拿走。“谢谢。”

世  
界  
八  
学  
名  
著  
全  
书

看到正在吃饭的人们的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猛然注意到在这里自己不算是轻病人，他下意识地又摸了摸领下那一团硬块。全室九个人中只有叶甫列姆一个用绷带包扎起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估计自己要开刀的地方正好也是颈部那个部位。只有一个人明显地疼得厉害，而其他则不。只有那个和他隔一张床骨骼宽阔的结实的哈萨克人长着深褐色的痂。年轻的乌兹别克人似乎也不严重，尽管他拄一根拐棍，但那也只是稍微地帮一下忙而已。其他人的样子简直跟健康人没什么两样：外表根本看不出任何肿瘤，也没有任何看似畸形的地方。尤其是普罗什卡：他面色红润，不象是在医院，倒象是在休养所；现在正津津有味地舔着盆子。食骨者虽然脸色灰不溜丢不太好看，可是行动却灵活自如，说话随随便便满不在乎，吃方糕时象恶虎扑食又快又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说不好是在假装，假装有病以此乘机白吃国家的粮食。反正我国有住院病人吃饭不花钱这样的规定。

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每小时都在膨胀的肿瘤瘀血却在压迫头部，妨碍脖子自如活动。可是这里的医生根本不在乎几个小时：从午饭到晚饭这一段时间内，没有个医生或护士来看看卢萨诺夫，更不用说对他采取打针或输液之类的任何治疗手段。要知道，董佐娃医生正是用紧急治疗才把他诱惑到此地来的。如此说来，她根本不负责任、死了人也不管。而可怕的是，卢萨诺夫竟然那么信任她，来到这个又